

哪有闲暇余力写诗啊？说得不好听一点，每个人眼睛睁开都是红的，写诗？写诗会被人耻笑的。”

然而谁都没想到，时隔30年，诗歌又回来了。回到大众视野，回到年轻人的生活，回到人们的内心，重新占据一席之地。在韩国强看来，其中同样有时代背景的催促：“创富梦实现了，月亮和六便士，六便士有了，自然会转头追求月亮。日本有本书叫《低欲望社会》，我认为现在的中国也进入了低欲望社会阶段，年轻人前所未有地更关注内心。”

据他在各个网络平台的不完全统计，起码有上百万人，正在创作诗歌。时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“路上飘下一片梧桐叶，都能砸中一个诗人”的纯真年代。但韩国强去参加一些诗歌活动，又觉得满不是那么回事儿：“比较像是诗人小圈子的聚会，有点过于形式主义。”

也因此，“我们还有诗”听诗会，从一开始就准备与这些诗人小圈子的聚会完全不同：“我们选取的是那些优秀的、合适聆听的作品。我们通过朗读，而不是朗诵，把诗歌传递给大家。现代诗不需要抑扬顿挫，只需要内敛而有节奏的输出，以此种方式得到现代人的共情和共鸣。我们不传播那些名诗，我们更希望的是，通过这个听诗会推出好诗，传播好诗，让一些不为大众熟知的诗人，有机会站到聚光灯下。我们不是诗人聚会时的自娱自乐，我们真诚希望，诗人在书面写作之外，为朗读而写作，为传播而写作，为‘我们还有诗’听诗会而写作。我们希望这是一个充满实

右图：泡芙云书店。



我们选取的是那些优秀的、合适聆听的作品。我们通过朗读，而不是朗诵，把诗歌传递给大家。

验性的诗歌平台。”

不求著名，不停留在纸面，也不朗诵。这“三不”的背后，是韩国强想让诗歌再度“出圈”的野心：让更多创作者的诗歌走出诗集，以当代人能够共鸣的方式，走入他们的内心。

首场“我们还有诗”听诗会，最初的预想是50位观众参与，但完全抵不住诗歌爱好者的热情，从50加到100，再加到150，终于，200多位观众来了，在寒风中，为他们错过又重逢的诗歌时代鼓掌。

## 用我手，写我生活

韩国强的眼光很高，这与他当年的诗社经历有关。自己就是诗人，能入他法眼的，必须写得比他更好。但与此同时，他又非常欣赏一些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非专业诗人，比如脑瘫的余秀华，比如山西地质队的工人张二棍。在喜马拉雅App上，他参与了一档聊诗歌的播客节目，其中有一期的主题叫：在B站写诗

的年轻人。源起于“我在B站写诗”活动，面向年轻用户征稿，结果有超过10万人投稿。“快手还有60万人在创作诗歌，小红书上的诗歌搜索数量，半年时间里增长了14倍。”林林总总加起来，全国上下起码有100万个“诗人”正在创作。论专业，他们当然无法与最优秀的几十位当代诗人相提并论，但韩国强对这些年轻诗人赞誉有加。

“诗歌可以有多种，有特别抒情的诗歌，有自白式的诗歌，有像莎士比亚那样很有舞台感的诗歌，也有金斯伯格这样大声宣泄自己的‘嚎叫派’。”韩国强说，“我对好诗的标准也很宽：一个有基本审美能力的人，能够共情和共鸣的诗，在我看来就可以是好诗。”

他最反感的是两个极端的创作：一种太过形式主义，像当代艺术展的策展人自述，想尽办法不让人看懂，“沉迷于个人对词语的幻觉，那结果肯定是糟糕的”。另一种则是试图消解一切意义的“口水诗”，徒然哗众取宠而已。“好的诗是什么？是一条路，能够抵达你的内心；而不是像一堵墙，让你一头撞上去。”

高晓松曾说：生活不只有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但在韩国强看来，将“诗”和“远方”相提并论，其实是非常80年代的落伍观点：“‘远方’是属于80年代的宏大叙事，今天的年轻人并不关心‘远方’，你去看他们的诗，题材都围绕自己切肤的生活，表达的更是个人生命体验，他们不写宏大的主题，就写生活。”

在B站年轻人出版的诗集《不再努力成为另一个人》里，你能读